

東坡七集

冊九

卷之十七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二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  
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  
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糾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  
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覺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龐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鬚鬚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  
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  
子兩箋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  
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  
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疎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  
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  
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  
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卻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名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頃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旣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遇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旣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卻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卻客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某  
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斲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儀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違間吏役紏擾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牘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承  
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  
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  
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  
去墳墓貪祿志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  
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日夕自沐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旣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  
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  
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  
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  
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疾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  
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  
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  
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

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凝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朴可量卽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  
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  
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  
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卽日南宮以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

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卻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  
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  
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  
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  
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遺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  
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  
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  
遠古風味然此風之士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  
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  
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  
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  
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  
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